

孔雀的遗书（日本推理史上首位“三冠王”陈舜臣 经典作品！温情版《白夜行》，日本推理作家协 会奖获奖小说！）（日本推理界“三冠王”陈舜臣小 说系列 2）

作者：陈舜臣

目录

- [一 母亲国](#)
- [二 绽放的梅花](#)
- [三 远景](#)
- [四 霞光之中](#)
- [五 散落的花](#)
- [六 崇拜者](#)
- [七 信浓路](#)
- [八 追踪](#)
- [九 被夺之物](#)
- [十 岁月之壁](#)
- [十一 摇曳的烟](#)
- [十二 樱花](#)
- [十三 G的故事](#)
- [十四 广岛之行](#)
- [十五 修法原](#)
- [十六 黎明](#)

一 母亲国

结束这次航行，回到伦敦之后，“乌强号”就将报废，停止航海。

尽管这艘船已经有三十年船龄，不再崭新惹眼，但光从外表上看，它其实还很结实。在外行人眼里，它似乎依旧还能像现役船只一般，在大海上大显身手。

酒吧的墙上挂着一幅希腊神话中的浮雕，桌椅的设计也颇具古风，让人感觉到一种凝重。这种凝重的氛围已经超越了“庄严”，甚至给人一种“傲慢”的感觉。

这样的氛围，使中垣照道有一丝反感。他刚把两肘杵在酒吧的桌上，就听身后有人对他说道：“这桌子怎么样？是不是差不多该让它进旧家具店了？”

是蓝珀尔夫人。

听说她已经年过五旬，但看上去却很年轻。她是个日本人，嫁给一位美国实业家为妻。

为了研究佛教，中垣在印度待了一年多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皮肤细腻的日本女性了。自打蓝珀尔夫人在香港¹¹上船那一刻起，他的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。

她的身上，有一种超越了年龄的美。或许是经历了岁月风霜磨炼的缘故，在年轻女性身上是很难感觉到这种美的。然而这却并非是一种沉寂的美感。蓝珀尔夫人银框眼镜后的双眸清澈无瑕，比起“静”来，更容易让人联想到“动”。

“她似乎是个很有主见的人。”这就是中垣对她的第一印象。

“应该不会和整艘船一起处理掉吧？”中垣从桌上抬起手肘，眯起眼，就像遇到强光一样。不知为何，每次遇到她，中垣都会感觉有些晃眼。

“马上就到濑户内海了。刚才我到甲板上上去了一趟，感觉就连海风似乎都带上了日本的味道。”

说着，蓝珀尔夫人在中垣的对面坐了下来。

她只是静静地坐着，而中垣却觉得她的一言一行，分明带着另一层深意。

“您有多少年没回日本了？”中垣听说她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个年头，便问道。

“上次返乡是两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经常回日本嘛。”

“中垣先生。”蓝珀尔夫人的话语，有时具有斩断他人话题的力量。而被斩断的，总是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。

“你觉得罗丝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罗丝？”中垣有些疑惑，但并不慌乱，其实他也正好在想有关罗丝的事。

罗丝·吉尔莫亚也是一名从香港出发的乘客。她是英日混血儿，十四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日本。据说这次是她在阔别故土十三年之后，第一次回来。

“嗯，就是那位可爱的大小姐。”蓝珀尔夫人莞尔一笑。

“我觉得她是个热情的人。与其说她是大小姐，倒不如说她是位学者更恰当些。”

滞留于印度期间，除了巡礼佛迹之外，中垣一直都待在面朝恒河的圣都贝拿勒斯，与日本人几乎没什么

接触。他自加尔各答就登上了这艘旧货客船“乌强号”，船上也没有其他的日本乘客。直到遇见在香港上船的原日本人和半个日本人，中垣才强烈地感觉到日本的存在。

与蓝珀尔夫人交谈的时候，他也在暗自比较着这两位女性。

“比起纯日本血缘的蓝珀尔夫人，混血儿罗丝身上散发的日本味反而更强烈些。”中垣心想。

蓝珀尔夫人眯起眼睛问：“罗丝小姐会和您讨论学术上的话题吗？”

“她对佛教很感兴趣。我所学有限，可她总是孜孜不倦地向我求教，弄得我都有点招架不住了。”

“她一直都很向往日本的。”

“是吗？嗯，毕竟她十四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日本。”

“十四岁也还只是个孩子啊。如今她已经长大成人，想要去看看母亲的祖国。”

“大概也是因为这是她过世的母亲的祖国，她才会如此向往的吧。”

“所以我才会担心，日本会不会让她失望。”

“就如今的日本来看，您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啊。”

“中垣先生，”蓝珀尔夫人似乎又准备改变话题了，“您是个好人，请您想想办法，别让她感到失望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对！我每次回国，都会对日本感到失望。但每一次，都会遇到贵人……我是为了见那个人才回来的。您不如也来做一次罗丝小姐的贵人吧，让她的这份向往有个着落。”

“我可不是什么贵人啊。”

中垣本想笑，可脸颊的肌肉却绷得紧紧的。

一年前，他乘船离开日本的时候，心中的抱负和热情比现在要高很多。而在印度的这一年时间里，他的信仰开始动摇，对学问的热情也逐渐淡薄。当然，这其中有不少原因。他大学毕业后边做中学教师边攒钱，一心想要完成到印度游学的梦想。那种强烈的憧憬就是原因之一——期待太高，以致梦幻灭后的悲哀也越大，两者是成正比的。

他明白同样的情况将发生在罗丝身上，因为对母亲的祖国的向往正在她内心悸动着。

“是不是贵人，恐怕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吧。至少先试一试吧……回到日本之后，您是准备到寺院里去，还是准备进学校做学问？”

“我还没有决定。”

年迈的父亲一直在劝说中垣，让他回信州的寺院里去。若是做了住持，等待中垣的将是整日与葬礼、扫墓、檀家打交道的日子了。但若是做研究，他又为自己对学问的热情感到不安。

“不管是当了和尚，还是做了学者，都不妨一试啊。”蓝珀尔夫人站起身来。

她走在天鹅绒的地毯上，脚步是那样沉重。中垣不禁觉得她每走一步，都带着强烈的意志力。

中垣再次把手肘撑到桌上，紧张的心情瞬间舒缓下来。

蓝珀尔夫人绝非尖酸刻薄的女人，相反，她的为人处世还让人感觉有些圆滑。

可是为什么她会让自己感到如此紧张？

“罗丝也一样。她们心中都怀着一腔热血，或许就是这一腔热血，让我感到紧张吧。”中垣如此解释道。

罗丝的父亲不同于一般的外籍人士。他没让女儿念外国人的学校，而是把她送进了日本学校。罗丝在东京的新制中学上二年级的时候，和父亲一起回了英国。其后，罗丝在英国继续接受教育，大学时学的是亚洲近代史。她的日语说得很地道，几乎没有口音。虽然语速有些慢，遣词造句也喜欢掉两句书袋，但如果不仔细听是很难觉察到的。或许是平日里没人和她练日语，而接触到的日语大多都是来自文献的缘故吧。

“要不，今晚就到甲板上去看看吧。马上就要到濑户内海了。”

中垣想起了早饭过后罗丝凑到自己耳旁说的话。

晚饭后，中垣和罗丝走上了甲板。

“乌强号”已经驶入了濑户内海。

三月初。没什么风，但早春的海面，仍让人感到丝丝凉意。

罗丝把脸深深埋进竖起的毛皮领子里，低声道：“是日本的灯火吧……”

远方陆地上闪烁着微弱的灯光，海面上也渔火点点。

“马上就到日本了。”中垣也竖起衣领，“罗丝小姐，感觉如何？离开香港的时候，您说您不是‘去’日本，而是‘回’日本……”

罗丝倚靠在栏杆上：“说来奇怪，我在日本待到十四岁，而之后十三年一直留在英国。我这一生，日本和英国各度过了一半的时间。大概因为我是在日本出生的，所以‘回’日本的感觉似乎更强烈一些。”

“话是如此，但在您待在日本的岁月里，还有一段时间尚未记事吧？”

“确实，我在英国的生活要更长一些，但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日本。对我而言，对日本的思念，就跟追忆已故的母亲一样。”

“日本……对您来说，就是母亲国啊。”

“是啊，它既是我妈妈的祖国，也是我孩提时代的祖国。所以，我觉得自己是‘回’日本。可是，离日本渐渐近了，我反而有一丝异样的感觉，那种回归感也似乎在渐渐变淡……”

罗丝应聘做了位于阪神两地之间的扶桑女子大学的英语教师。听到日本发出招聘启事时，她立刻毛遂自荐，并展开前往日本的旅行。她先是从伦敦乘飞机到达巴基斯坦，之后又在印度、缅甸、马来西亚和泰国转了一圈，最后绕道抵达香港。她是想借此机会，亲自到那些与她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国度走走。为了细细品味回归母亲国的感受，她又特意选择走海路回日本。

“这倒并不奇怪。”中垣说道。

这种向往母亲国的心理之中，或许还带着一丝少女的感伤情怀。只是这种情怀，与现实相去甚远。

此刻，引擎的轰鸣声和船儿劈开海浪的声音，正在向罗丝展现现实。

中垣很理解她心中的不安。

“中垣先生。”

听到罗丝的叫声，中垣吃了一惊。这声音与蓝珀尔夫人的声音是如此相似，而声音的主人却是已探身到

栏杆外的罗丝。

她有什么不安吗？即便有，她也有着将这份不安彻底击碎的意志力。

罗丝从栏杆上起身，挺直了脊背：“我有件事想求您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中垣离开栏杆，直起身来。

“我想多了解母亲一些。我父亲两年前过世了，他生前很少提起母亲。我母亲是在神户过世的。当时我才五岁，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特别想了解有关母亲的一切……所以，我想请人调查一下有关我母亲的情况。中垣先生，您能帮帮我吗？”

“我吗？”中垣感到有些意外。既然想了解自己的母亲，为什么不亲自去查呢？罗丝可是个积极主动的人。

罗丝的头发栗色中夹带着一丝黑色。她是个聪明而敏感的女性。伫立在夜晚的甲板上，虽然无法看清对方的表情，但她却立刻看穿了中垣心中浮现的疑念。

“我想知道母亲生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。那些认识我母亲的人，如今一定还住在神户。可我……如果他们得知罗丝·吉尔莫亚在四处打听已故的吉尔莫亚太太的事，那他们又怎么会对我说真话呢？”

“确实……”

当着女儿的面提起其母亲的话，任谁都会有所保留的。他们或许也会夸奖过世之人的优点和长处，但绝不会提到其缺点。如果罗丝亲自出面调查，确实难以查明实情。

“所以，我不能自己出面去调查……之前听中垣先生说过，您准备先在神户待上一段时间再回乡下去，是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中垣打算在神户上岸之后暂时不回信州，而是先到好友岛田良范那里去盘桓几日。在决定自己今后的道路之前，他想先找岛田询问些事。

岛田曾经写信告诉中垣，驹桥和子已经结婚了，但有关此事的详细情况却没有提。岛田知道中垣一定会大失所望，所以他只是告知驹桥和子结婚的事实。如果不先查清驹桥和子变心的真相，中垣也就难以决定自己今后的去向——这，就是中垣此时的心境。

“您准备在神户待多久？”罗丝问道。

“这个，我自己也不大清楚。短则两三天，长则一星期……”

“在神户期间，您一直都会很忙吗？”

“也不会太忙吧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请您务必帮我调查一下我母亲的情况。从前我一直以为母亲是病死的，但最近我却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所以，我想查明真相。”

“她不是病死的？”

“她死于一起事故。”说着，罗丝扭过头去。

夜空中繁星点点，只是不见明月。海面上一片漆黑，在两人的眼前无限地延伸。

“交通事故吗？”中垣问。

“不，是火灾。”罗丝低头看着漆黑的海面回答道。

中垣暗自推算了一番。罗丝今年二十七岁，而其母是在她五岁的时候死的。如此算来，这起事故应该发生在二十二年前了。再算得精确一些，应该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。但如果说在计算年龄的时候稍微有些出入的话，可能会出现一年左右的误差。搞不好，事情就发生在日本投降那年，因而也不排除罗丝的母亲是死于空袭的可能。

中垣比罗丝大三岁。日本投降那年，他七岁。当时中垣待在信州的乡下，躲过了空袭的劫难。后来父亲带他到东京去时所目睹的景象，令他至今难忘。放眼望去，废墟上尽是残垣断壁，年幼的中垣害怕得哭了起来。

“就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。”罗丝说道。

她再次看穿了中垣的心思。

“这么说来，应该不是死于空袭啰？”中垣说道。

罗丝点了点头。

“父亲把这件事带进了坟墓……这也不能怪他。不管谁家的孩子，都无法接受自己的母亲是被烧死的事实。而一旦告诉孩子说母亲是病死的，等孩子长大成人了也就没法改口了。而且我父亲生前就不太喜欢说话……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中垣随声附和。

“可是，去年我在无意间知道了这件事。是我去托里斯姑妈……就是我父亲的妹妹那里时得知的。”

罗丝将目光从海面上挪开，背靠着栏杆，转头看着中垣。

从船舱窗口洒出的灯光，朦胧地勾勒出罗丝的面庞。她眉宇间隐隐显露着一丝刚烈，但或许是因为朦胧的灯火，反而更加娇媚动人。

“当时我吃了许多安眠药，想要自杀，却被托里斯姑妈发现，狠狠训了我一顿。就是在她教训我的时候，不留神说漏了嘴的……当时姑妈说，她不想让我步我母亲的后尘……”

“安眠药和令堂，有什么关系吗？”尽管已经猜到了几分，但是慎重起见，中垣还是问了一句。

“就是因为当时她吃了药，才没能及时逃走的。我一直缠着托里斯姑妈才问出一些端倪来……”

“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吗？”

“据说当时我父亲因公出差了，而我好像被保姆带回她的乡下老家去玩了……就是六甲山后的那处温泉……”

“你是说有马？”

“对，就是有马。所以那天家里就只有母亲一个人，当时她睡得很熟，完全没有觉察到火……我们家当年好不容易才躲过了空袭，没想到……”

“真是太不幸了。”

“听了托里斯姑妈的话，我格外渴望能了解母亲的事。我那时吃安眠药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……实话跟您说吧，当时我失恋了……我想，母亲当年也一定是因为有什么烦恼才会吃安眠药的。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即便我这做女儿的开口询问，母亲生前的那些朋友也不一定愿意以实相告。因此，我想请中垣先生帮帮我。”

“令堂在您心中，一定是偶像一样的人吧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就是因为我连她的长相都不记得，才会在心中把她想象成一个很伟大的人。”

“可就算我出面调查，或许也会向你隐瞒调查结果的啊。”

“不管结果如何，请您一定要告诉我。我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，足以应对任何情况。”

一艘渔船从“乌强号”的船舷掠过。在引擎和海浪声中，似乎有人正在高声叫嚷着什么，听不清，但毫无疑问那是久违的日语。

“现在想来，罗丝和蓝珀尔夫人说的日语，感觉不像是真正的日语了。”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从中垣的心头划过。

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啊。”中垣喃喃说道。

“您会答应我的，是吧？”

罗丝上前半步，凑到中垣的身旁，盯着他的脸，仿佛要把他看穿。

“我尽力吧。”中垣回答道。

罗丝连她因失恋吃安眠药的事情都对自己坦白了，自己又岂能拒人于千里之外？

“那就拜托了。我自己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。”罗丝说道。

“新学期是四月十日开学吧？不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吗？”

“开学之前，我还得搜集一下有关我研究课题的材料。而且这件事和我父亲也有关。”

“令尊？”

“是的。1940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头一年，曾经发生过一起名为‘马歇尔事件’的间谍案。不知您对此是否有所耳闻？”

“这类事情，我还真不太清楚。换作是佐尔格事件的话，我倒还略有耳闻。”

“当时，国际间谍团伙在神户遭到检举，而一个名叫弗朗克·马歇尔的英国人在审讯中自杀了。我父亲也被拘留了一个月左右才释放。”

罗丝盯着远方陆地上的灯火，开始向中垣讲述起马歇尔事件的大致经过。她的语调和之前稍有不同。

罗丝的专业是亚洲近代史，主要研究的课题是西欧各国与近代亚洲之间的接触。对于一个英日混血儿来说，这样的课题再合适不过了。

马歇尔事件的影响力远不及佐尔格事件，但据说因为弗朗克·马歇尔自杀，真相就被埋葬在了黑暗之中，留下了许多悬而未解的谜团。

且不说这事与罗丝的父亲有关，光从学术的角度上看，她对这起事件也抱有浓厚的兴趣。不过从性质上来讲，这件事与她母亲的死稍有不同。

“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，可他却说这事跟他无关。他与马歇尔相交颇厚，因而遭到了怀疑，但他却说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古董商，与间谍案没有半点关系——每次我问起，他都是这样回答的。”

“或许这事和他真的没什么关系吧？”

“可我却总觉得，事情不像他说的那样。”罗丝似乎有些欲言又止。

“间谍案啊……”中垣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岛田良范。

从念佛大学时候起，岛田对文学的兴趣就一直高于对佛教经典的兴趣。他整日捧着小说不忍释卷，还在同人杂志上发表过几篇小说。中垣起程前往印度之前，和他见过一面。虽然当时岛田已经在神户做了和尚，但他对小说似乎依旧难以割舍。

当时，以伊恩·弗莱明为代表的间谍小说正红得发紫。

“间谍小说必须具备真实性才行。我准备详细地调查一下那些实际发生过的间谍案，然后写篇小说。这必将是部杰作。”岛田曾晃着高大的身子，在中垣面前大谈抱负。

“或许，我有一个朋友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呢。”中垣说道。

“您的朋友？”罗丝撩起被海风吹乱的头发。

不知何时，海风已悄然刮起。

“一个热爱小说的和尚。为了写小说，他曾说要去调查间谍案……他就在神户，或许也调查过您说的那起‘马歇尔事件’。”

“那正好。”

“总而言之，我会去见见他，找他打听一下的。”

“那就拜托您了。”

“起风了。”中垣伸手摀住被风吹起的衣角说道。

“咱们回船舱吧。”罗丝轻轻地拍了一下栏杆，转过身去，迈开了脚步。

她的脚步，与之前蓝珀尔夫人离开酒吧时的脚步是那样相似。她的每一个脚印，似乎都深深地印在了甲板之上。

中垣紧跟其后。他能感觉到，和她们相比，自己的步伐毫无任何意志力。

进了船舱，罗丝转头说道：“我这次到日本来，目的有三。其一，调查我母亲的事；其二，调查马歇尔事件；其三，治愈自己内心的创伤。”

她像是在发表宣言。

这番话，不光是说给中垣听，同时也是说给她自己听。

但凡意志坚强的人，都会像她这样，不时反省自己。

中垣把罗丝送到房门外，然后转身回自己的房间。

海面平静得感觉不到任何晃动。

中垣抓着走廊墙边上的铁扶手，叹了口气：“这油漆剥落的扶手，不久之后也将化作一堆废铁了吧……”

中垣只觉得，自己仿佛被罗丝的那种强烈的意志力左右。此刻，从她的磁力中解放出来，他感到如释重负。如果不念诵一番经文的话，或许自己还会被吸入到另外的地方去。

不久之后，这栏杆就会被当成一堆废铁，拿去熔掉——这恰巧印证了有形之物终归于无的佛教人生观。

色即是空。

佛典中的“色”，指的就是物质性的存在。从印度归来，中垣就念咒似的在心中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词的语源——rupa。

中垣握着扶手并用手指轻弹着。无意间，他发现自己正在模仿刚才罗丝的动作。他不由得一惊，连忙缩回了手。

“为什么害怕罗丝的力量呢？”他暗暗问自己。

带着满心的失望和未卜的前程，中垣回到了祖国。罗丝那种强烈的意志力，不正是自己该学习的吗？之所以会害怕她，就是因为她是如此地耀眼。只要再稍稍忍耐上一段时间，自然会习惯的。

对中垣而言，答应罗丝帮忙调查其母亲的事，未尝不是一个机会，或许还能从罗丝那一心向前的身影中，寻找出自己今后该走的道路。

“蓝珀尔夫人也说应该尝试一下。嗯，不如就积极地协助她吧。”中垣下定了决心。

翌日午后，“乌强号”抵达了神户。

“终于回来了……”竟然只有这么一点感慨，中垣不由得有些自哀自怜。

船驶入港内，缓缓靠岸，旅客们纷纷走上甲板。中垣站在蓝珀尔夫人和罗丝之间，眺望着神户的街市和大山。屏风般的六甲群山和建筑物都沐浴在阳光中，闪烁着白色的光芒。

罗丝用她那双茶色的眸子望着远方，轻轻咬住下唇。母亲的事和马歇尔事件正在她心中不停地翻卷着，一股活力即将漫溢而出。

蓝珀尔夫人的脸上，一直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——对她而言，自己已经踏上了贵人所在的土地。她的侧脸上洋溢着满足。

“难道我的心中，果真什么感觉都没有吗？回到阔别一年的祖国，我的感情就真的如此匮乏吗？”中垣暗暗责问着自己。

但不管如何责问，已经干枯的泉眼里，也涌不出泉水来。

“您那位住在神户的朋友来接您吗？”罗丝问。

“不，我没告诉他我回国的事……您呢？大学那边应该会派人来接您吧？”

“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乘坐的船名。因为之前我一直都在随性四处旅行。”

“蓝珀尔夫人，您的那位贵人呢？”中垣问右边的蓝珀尔夫人。

蓝珀尔夫人静静摇头道：“那位贵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。在港口见面，一点儿气氛都没有。而且我还得为行李和各种手续忙活上一阵子吧？反正迟早都能见面，又何必赶在一时呢？改日再悠然相见，岂不是更好？”

[\[1\]](#) 香港：此时仍是英国殖民地。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，并将其设立为特别行政区。

二 绽放的梅花

今年的梅花花期似乎比往年迟了半个月。

须磨的祥顺寺的梅花终于长出了花蕾。

年轻的住持岛田良范在走廊上放了一只蒲团，然后将其庞大的身躯置于其上。

“嗨哟！”

他一边吆喝着，一边盘起双腿坐好，仿佛蒲团已经无法承受他沉重的身子了。

“你似乎又大了一圈啊？”见岛田晃动着他那庞大的身躯，中垣忍不住说道。

岛田用手摸着自己的额头：“我算怕了。整天待着不动，净长肉了。看来还是得每天动动，跳跳健身操才行啊。”

“你总是无忧无虑。”说着，中垣在岛田的对面坐下。

“坐下的时候居然连个声音都没有，真是羡慕我也。”

“我瘦了吧？”

“是吗？我已经不记得一年前你啥样了。”

“你就是这样对什么事都不上心会越来越胖。”

“嗯，说的也是。哈哈哈……”岛田朗声大笑。

尽管中垣看起来漫不经心，但岛田很清楚他变瘦的原因。除了印度的气候，驹桥和子结婚的消息也蚕食着中垣的身心。

中垣曾在京都一所和佛教相关的高中当老师。驹桥和子是花道老师的女儿，就住在他附近。她是中垣的房东的远亲，经常会去中垣的住处玩。她短大毕业，没有工作，在家等着嫁人。

当时，岛田有事去京都，知道了中垣和她进展神速。

“女人是魔鬼，你可要当心了哦。”岛田当时只是半带打趣地给中垣泼了盆凉水，却不幸被印证了。

“你来找我，是想问问她的情况吧？”岛田看着院子问道。

他性情豪爽，但在提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心思变得格外细腻，不敢正视对方。

“事到如今，又何必多问呢？”中垣回答道。

“骗人！”岛田将目光转回中垣身上，低声说道。

“真的。”

“哦，难道是在印度开悟了？哈哈哈……”岛田朗声一笑，之后又用试探的目光盯着中垣的脸说，“既然你已经开悟了，那么也不妨听听她的事……反正无所谓了嘛。其实早些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你不也轻松了吗？简言之，有人上门提亲，她认为那是一桩良缘。她不过是把婚姻当作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罢了。”

中垣呆呆地听着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孔雀的遗书》陈舜臣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596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